

回顾龚滩古镇的涅槃重生

70年 春华秋实
我与重庆日报

□何智亚

在我书架的资料收藏夹里，至今仍珍藏着一张2003年8月6日《重庆日报》的教科书式版报，上面刊登着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救救龚滩古镇》。值得一提的是，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上，有时任市委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三位领导的签批文字。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回溯到2001年。

重庆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工作正式提上政府议程是2001年初。在前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2001年9月29日，第一批重庆历史文化名镇专家推荐评选会在重庆市文化局白路办公室召开，我和来自文化、规划、文物、建设、旅游领域的7名专家参加了这次重要的评审推荐会议。经过认真评比、遴选，共推选出第一批20个古镇，推选名单由市委、市政府、市规划局、市建委报市政府。

2002年4月2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20个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名录。在这20个古镇名录中，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龚滩古镇名列榜首。

《重庆日报》对市政府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进行了公布，并安排记者，逐个对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进行宣传报道。

2003年，乌江彭水水电站项目即将上马的消息公开。彭水水电站的建设使乌江

水位大幅提高，濒临乌江江岸而建千年古镇龚滩，将因彭水水电站的修建而被整体淹没。当时，彭水水电站已将2007年竣工投入使用作为工作目标，移民搬迁动员工作逐步展开，古镇房屋拆除也列入日程。

如何对待龚滩古镇，这个问题已不容回避。但龚滩古镇如何搬？如何保？当时涉及到的市县相关部门、彭水水电站建设单位尚未形成统一明确意见。

彭水水电站承建方希望将龚滩古镇作为一般性移民搬迁，这样一是可以控制费用，二是可缩短搬迁时间，保证2007年水电站建成投产。彭水水电站是上世纪80年代末就经四川省政府同意并上报国务院的重点项目。重庆直辖后，鉴于彭水水电站对促进渝东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市委、市政府对该工程非常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龚滩古镇的搬迁，一般情况下只会对古镇登记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意见再进行留档保存或保护性迁建。但整个龚滩古镇将会彻底消失。

龚滩古镇的地位和影响，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呼吁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8月6日《重庆日报》刊登的《救救龚滩古镇》一文，无疑是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涟漪，把潜在的问题一下子显露在政府和建设单位面前。

当天的这份《重庆日报》摆在了市领导的办公桌上，可喜可幸的是，具有历史文化保护意识和责任感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时作出了明确的批示，责成市级相关部门

会同彭水、酉阳迅速处理，提出保护古镇的处理方案。

经市级相关部门的努力、专家学者的介入、水电站建设单位的理解配合，以及各方面的协调，终于争取到龚滩古镇由一般性移民搬迁变为异地整体迁建的保护模式。

龚滩古镇有救了！《重庆日报》功不可没！

为保证龚滩古镇迁建风貌，按市政府要求，市文物局牵头成立了以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专家为主体的龚滩古镇复建工程专家指导工作组。

3年多时间里，我和重庆的专家们多次赴龚滩古镇搬现场，对古镇文物建筑和风貌民居建筑拆除工作进行指导，与设计单位共同审核修改完善施工图设计，对古镇复建风格、环境风貌规划控制等进行咨询。《重庆日报》记者不时同我们一起前往。

经建设业主、设计、施工、监理、市级部门、酉阳方面和专家组的共同努力，古镇整体搬迁，基本实现了“原生态，原风貌，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住民”和保护历史真实性的原则。

2009年5月1日，复建后的龚滩古镇正式开放。龚滩古镇迁建完成后，重庆市建委、市文物局和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一直积极争取将迁建后的龚滩镇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我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有几个：一是龚滩镇迁建新址与老镇距离只有1000多米，地形地貌与原来可以说是惊人的一致；二是因为对原有古镇进行了认真详细的测绘，古镇规划设计的街区走向、空间肌理、建

筑风貌，特别是节点细节与原有的基本一致；三是古镇400多户原住民全部迁建到新址，保留了原住民的生活形态和烟火气息；四是原住民将老房子砖瓦木石拆除后尽可能用到新建房屋上，在统一规划和风貌控制下各自修建，整体维系了原建筑风貌；五是所有文物建筑经测绘后，用原有材料在新址复建。

2019年1月，龚滩古镇终于被列入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整个龚滩古镇的保护性迁建和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过程中，《重庆日报》始终紧紧与有关方面和龚滩古镇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随时跟踪报导，有力促进了龚滩古镇的保护性迁建和文旅发展。龚滩古镇正式开街后，《重庆日报》先后用大量版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全市、全国推介了涅槃重生的龚滩古镇。

现在回想起来，龚滩古镇当时如果没有《重庆日报》的文化自觉、责任担当、督促呼吁，如果没有市领导的关注重视和批示，如果没有相关部门和酉阳的通力合作、没有建设单位的理解支持，没有龚滩村民的配合参与，完全会彻底消失。

正是由于重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重和敬畏，各方力量的努力和推动，终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濒临消失的山地古镇涅槃重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体形态得到维系传承和再现。这在全国也是一个比较特殊、比较典型的案例。

（作者系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历史文化学者、重庆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委员）

□李晓果

摄影的诞生，使人类的视觉感知范围与能力得以延伸，从小小的非林到今天的数码摄影，不仅记录和表现客观存在与社会进步、时代变迁，同时也表达和反映人们心灵深处的认知与情怀。为了实现这个初心，60多年来，无数摄影人上下求索、历尽艰辛，给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精彩瞬间和心灵映像。

198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华社，那时的我从未使用过相机，对摄影可谓一窍不通。怎么也想不到，当2020年我退休时，37年的新闻摄影生涯密密麻麻写满了我的一生，充满了我的生活。

或许现在做一名摄影记者，比二三十年前或者更久远的年代更容易了。曾经，个人能拥有一部专业相机是多么让人羡慕；而今，全民都可以拿手机拍照片、拍视频……以后会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但我想说，不管我手里运用的工具是佳能或尼康，摄影的灵魂始终是我们的思想境界，任何高端智能的工具只是表达思想的方式和载体。通过作品，拍摄者心里装着什么，别人都看得见。好的作品不取决于使用什么工具，而在于拍摄者的思想与认知，特别是与人类的情愫。

合格的摄影记者，首先当然是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优秀的摄影记者可能还会成为艺术家，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摄影记者是对社会有着深刻感悟和出色观察力，情感细腻、悲天悯人的社会工作者，这是比高级记者的职称更有社会价值的一个定位。

37年的摄影生涯使我懂得我和我拍摄的对象之间不仅仅是短暂的工作关系，我记录他们，并试图去积极影响和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回馈、滋养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业之初，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图片编辑，我是每天看着新华社、美联、路透、法新等国内外通讯社的新闻照片一步步走进新闻摄影殿堂的。我不遗余力地琢磨和学习那些优秀摄影记者的形象表现力和影像叙事能力。

我发现：那些能真正打动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好照片必然包含了人类丰富饱满的情感因素，大都以强烈鲜明的形象感染力表现和反映人的喜怒哀乐，人间的悲欢离合，人性的善善恶恶，体现了我后来才进一步深悟到的作者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人文意识，以及对公正、平等的呐喊和呼唤。人文追求，自始至终贯穿我的职业生涯，它像灯塔一样，始终引导着我一路成长、一路前行。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我曾前往三峡大坝和浦东开发建设工地；前往改革开放最前沿珠江三角洲；前往万众瞩目的汶川抗震一线；也曾前往阿富汗的废墟，前往到战争洗劫过的伊拉克人民中，前往作为战争前沿的科威特，前往印度洋海啸肆虐过的土地……用我的眼睛，用我的心，用我的情感，用我手中的相机，记录下那时时刻刻的变革与发展、那时时刻刻人们生存状态。

我终生忘不了那些命运不同的各色人群，他们的眼里有的充满喜悦和幸福、有的充满憧憬与渴望，有的却满含无助、无奈与凄凉。面对那些情景，我经常思索，什么是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命运，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幸福？对于那些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地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境遇的人来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由此，我的镜头这些年来永远聚焦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兴盛、人民的幸福，永远聚焦人，聚焦命运，聚焦价值，聚焦新闻。如果说，我的工作，我拍的照片，我的报道，最终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那是我的荣幸和荣耀，更是我的责任。我也感谢那些被我拍摄的人，是他们让我一次次修正人生坐标和前进方向。

近40年的新闻摄影记者生涯，我肩扛相机走遍天下，目睹过太多的人情世故、体味过太多的世态炎凉。我用手中的镜头记录、诉说、呼唤、践行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为“人类进步，生活更美好”尽了绵薄之力。

退休后的我，除了不再有随身怀揣的新闻记者证，一个摄影记者其它所需的行头、状态和理念均无两样。摄影一生，此生有幸，无怨无悔。

（作者系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摄影的灵魂是我们的思想境界

挑灯夜读记

□向军

我天生怕黑。追光，便成本能。

怕黑，大抵会感染，不然，寨子上的飞禽走兽，怎么也怕黑？夜色降临时，小鸟抗议着不肯归巢，鸭子聒噪着不想入棚，鸡群扑腾着拖延进圈，暮归的老牛，惶恐地回头，向太阳落下的方向张望……田地里的农人，纷纷退缩到房舍，一盏盏油灯逐渐亮起，把无边的夜幕，烧出一个个昏黄的洞眼。

重重扔下肩上的柴捆，进到漏风的卧室，划燃火柴，点亮油灯，就着斑驳的木桌，打开书本……

“灯芯拨小点，煤油金贵！”母亲习性的唠叨，我早已听得耳朵起茧。为了节约，在我点亮卧室油灯时，母亲一口吹灭灶屋的油灯，借着灶门忽明忽暗的火光，手忙脚乱做事，直到灶堂的火焰熄灭。本可以躺下休息了，可她，实在不容我一人独享油灯，便找出针线筐，坐在我旁边，就着微弱的灯光缝缝补补。

家家户户的油灯，通常是墨水

瓶再利用。找来空墨水瓶，备好薄铁皮或牙膏皮，扯一团棉花，扭成麻花辫状的棉绳，或撕一根棉布条，翻出纳于层底的钻子，抽一根竹篾，取下柴刀，制作油灯开始了。

拧开墨水瓶盖，洗净瓶体；用筷子头当卷轴，裹上薄铁皮或牙膏皮，卷成一支粉笔长、粗的管子，挥动柴刀背，锤实管体封口，退出筷子头；紧握住钻子，从瓶盖中间钻孔，大小刚好穿过管体即可；棉绳或棉布条当灯芯，穿进管体，一端露出指甲盖一半长，另一端没入瓶中；防止瓶盖烧坏，用薄铁皮剪一个瓶盖大的挡片，钻孔，套上，护住瓶盖。完成这些工序，向瓶内注入煤油。一盏油灯，就这样诞生了。

点亮油灯的时刻，心里格外踏实。

初中起，我便习惯半躺在床上，就着油灯，有模有样当起书虫。《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四书五经》等，这些泛黄的书卷，均是从故纸堆寻得。

刚学过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在教中学语文的姐夫家，我顺来的《名作欣赏》，有行家们对《背影》的赏析。我一遍“啃”不动，就两遍，三遍……直到耗去23个夜晚，与14个行家挑灯神交。14种不同的观点，让人脑子懵懵。可是，行家们精美的言辞，像甘甜的雨露，浸润着我。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黑暗中的油灯下，我徜徉于书海，直到半夜，灯油燃尽，灯光熄灭，仍意犹未尽，脑子里兴奋，迟迟不能入睡……早上起床，看到我双眼红肿，鼻孔积满黑烟，母亲

定会心疼地责备：又浪费了一盏油灯！

对母亲的责备，我先是愧疚，尔后坦然。愧疚的是，煤油很贵，乡镇5天一次的赶集，家里攒积的鸡蛋，卖了只能买半斤盐巴，打半斤煤油。我点灯看书，一晚上就要耗去三分之一油量。坦然的是，油灯下的阅读，让我的眼界越来越宽，内心越来越敞亮。

怎样才能坚持每晚看书，又不让母亲心疼煤油？我曾想了很多办法：借灶堂柴火的光亮，自制竹篙火把，用玻璃瓶盛满捕捉的萤火虫……种种尝试，效果不佳。

一次，巡山时，我发现茂密的树林中，不少树木根部有白色的“松屎”。哦，松脂！能制松烛的松脂！我惊喜得差点儿喊出来。这可是宝啊！

我赶紧脱下外衣，铺在地上，半跪着俯下身子，小心翼翼把它们收集拢来，有一大包呢。择一块平地，摊开，埋头清理，挑拣出石子、泥土、松针和其他杂质，一丝不苟的状态，一点不吝于母亲春播前挑选种子。

事毕，我从腰间摸出锋利的柴刀，就近挑一些质地坚硬的灌木枝，削成筷子粗的小木棍，备作烛柄。拾来枯枝，燃起火堆，挑选一些颗粒较粗的松脂，放到柴刀宽面，置于火焰上烘烤，待松脂由白变黑，化成糊状，用木棍的一端在糊里裹一圈，趁着热度，右手持棍，在左手摊着的松脂里再裹一圈，粘上松脂，捏紧，又放火上烘烤，直到它由白变黑，咪咪冒泡。

捏松烛，要趁热，得抢时间，一边用嘴吹气，一边用手握捏，如此反复，稍不注意，滚烫的松脂糊就滴在手上，烫得人呲牙咧嘴。

可是，想到它能对付黑暗，还能为母亲节省灯油钱，我甩甩手，忍痛继续操作。柴火将尽，松脂用完，一支支酷似烟熏香肠的松烛，好大一堆，看着这些杰作，成就感油然而生。

松烛代替油灯，滋滋燃烧，在烛光与松烟熏烤下，光影迷蒙中，我的思想和灵魂，仿佛穿越纸糊的窗户，飞向文字的大海。

夜燃松烛，节约了不少煤油，母亲自然不会反对。尤其是我捧着奖状回家时，她眉头舒展，还投以赞许的目光。

进到寄宿学校后，有了电灯。我乐坏了，很是珍惜。晚上熄灯后，我悄悄躲到楼梯口、厕所里，如饥似渴地夜读。我想用书中的文字，洞穿心底的厚墙，让内心世界早日变得敞亮。

而今，生活的大都市，夜如白昼，五彩缤纷的灯光世界，让人目不暇接。但是，无论怎样，我也忘不了儿时夜读追逐烛光的纯粹。

□黄海子

父亲是极少主动给我们打电话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们打给他。他不主动给我们打电话的理由很简单——家里没什么事，打电话费钱。也没啥说的，家里好，我也好，没事给你们打电话瞎闹闹，不好。

这次他是主动给我打的电话。电话里，我感受到了他的激动：“大娃，你看电视新闻没有，江跳线通车了，现在我要去和你和你妹妹那里方便得很哦！”

父亲声音洪亮，不停地在电话那头说：“我算了一下，早晨7点从乡下家里出发，坐个顺风车到县城，再坐10多分钟的公交车到江跳线圣泉寺站上车，半半个小时就到跳蹬站了，再转坐‘轻轨’5号线到你那里，吃个午饭还早……”

江津县升级为江津市，后来改为江津区后，父亲还是改不了他的习惯，一直把江津城区称为县城，就像他把一直把重庆市内所有运行的轨道交通都称为“轻轨”一样。

父亲说的“家”，是在江津区李市镇的一个小村子，那是生养我们的地方，离江津城区30多公里。母亲生病离世后，父亲就一个人照看着我们的家。父母育有三个儿女——我，二弟和三妹。如今，二弟居住在江津城区，我和三妹各自在渝北区安了家。

父亲60多岁的时候，看着他的精神越来越不如以前，我们都希望他能和子女中的任何一个住在一起，方便照顾。但不管我们怎么工作，他都执拗地要死守我们的老家。

他说：“我不和你们住，我要守着这个老屋。你母亲埋在老屋旁边，我走了她会冷清。”父亲不和我们住，因此每年我们都会抽一些时间回去看他。父亲偶尔也会到我们家小住两日。

我家住在轨道交通5号线内家坝站附近。有一次，父亲来我这里小住，刚好我没什么事，就带他去坐他在电视里看到的、他嘴里说的“轻轨”。

没想到，父亲坐了“轻轨”之后就上了瘾。刚好我三妹家也在5号线幸福广场站附近。因

此，父亲只要到了我和妹妹家，一见我们有空，就会要求我们带他坐一趟“轻轨”。

父亲到二弟那里的时候，会很得意地对我二弟说：“你虽然住在城里，我在农村住着，可你娃就比你老兄坐的‘轻轨’趟数多嘛。”最后还要感叹一句：“这‘轻轨’坐起就是安逸，冬暖夏凉的。”

看着父亲的得意，二弟就半认真半逗父亲的乐子说：“老爸你还是有不晓得嘛，以后江津到中心城区也要通你说的那种‘轻轨’了，人家政府都在搞规划了，我以后去重庆，来回都坐。”

父亲听了之后，一点也不相信二弟说的，还叫二弟给我打电话。父亲在电话里说二弟瞎扯。当我告诉他，二弟说的是真的，并且真想纠正父亲，江跳线是重庆市的首条市域（郊）铁路，不是他所说的“轻轨”时，他在电话里“骂”了我一句“为啥你不和我早说”，就把电话挂了。

父亲知道江津到重庆要通“轻轨”后，凡是有关这方面的消息，都默记于心。我们回家看他，他就会告诉我们这条轨道线如何如何了，现在离通车应该还有多少多少时日。

二弟还告诉我们，有一次父亲去他那里，还特意多住了一天。他专门坐公交车去滨江新城的轨道施工工地看了一整天别人如何施工。

我从回想中抽过神来，父亲还在电话那头不停地讲：“江跳线是这个月的6号下午1点58分正式开通的。我本来想尝个鲜，坐开通的第一趟‘轻轨’到你那里来的。后来又转念想了想，下午去你那里，马上就得住回赶，没得空出来的时间和我孙子一起闹闹，不值当。我打算过几天早点出门，到你那里吃个午饭。对了，把你三妹一家也叫到你那里，我们一起吃……”

我刚要回他，父亲又在电话那头继续说：“哎，娃子，生在这个世道真的好啊，这个世道给的福气，让人享都享不过来。”我刚要附和，父亲在那头又把电话挂断了。

手机拿在手里，眼前浮现出父亲既兴奋又感慨的样子，我知道，以后父亲的身影会经常出现在江跳线列车的某一节车厢里。

那是父亲来看我们了。

江跳线圆父子天伦乐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山月（版画）



何意富